

五色石丛书
WUSESHI CONGSHU

文艺研究新视野

黄茂文 著

意志与悲剧

叔本华与尼采悲剧思想比较研究

The Will and Tragedy:
On the Tragic Thought of Schopenhauer and Nietzsch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艺研究新视野

黄茂文 著

意志与悲剧

叔本华与尼采悲剧思想比较研究

The Will and Tragedy:
On the Tragic Thought of Schopenhauer and Nietzsch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志与悲剧:叔本华与尼采悲剧思想比较研究/黄茂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004-8935-1

I. ①意… II. ①黄… III. ①叔本华, A. (1788~1860)-
哲学思想-研究②尼采, F. W. (1844~1900)-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41②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7297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273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提起五色石，有谁不想到它是源自中华民族借一位创世女神之巨手，谱写出的那篇天地大文章？一两千年前的汉晋古籍记载了这个东方民族的族源神话：当诸多部族驰骋开拓、兼并融合而造成天倾地裂，水灾火患不息的危难时刻，站出了一位曾经抁土造人的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淮南子·览冥训》），重新恢复和创造天行惟健，地德载物的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在烈火中创造自己色彩的五色石，凝聚了这种天地创生，刚健浑厚的品格，自然也应该内化为以文学—文化学术创新为宗旨的本书系的精神内涵和色彩形态，探索一条有色彩的创新之路。

经由“天缺须补而可补”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其缺者的大与圣，其补者的仁与智，无不可以引发创造精神和神思妙想的大爆发。何况人们又说女娲制作笙簧，希望在创造性的爆发中融入更多美妙动人的音符？李贺诗：“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歌咏的是西域乐器箜篌，朝鲜平民乐曲《箜篌引》，可见精神境界之开放，诚如清人所云：“本咏箜篌耳，忽然说到女娲、神妪，惊天入月，变眩百怪，不可方物，真是鬼神于文。”（黄周星《唐诗快》）创造性思维既可以正面立意，又可反向着墨，如司空图《杂言》：“乌飞飞，兔蹶蹶（乌与兔是日月之精），朝来暮去驱时节。女娲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粘日月。”当然也可以融合多端，开展综合创新，如卢仝的古体诗：“神农（应是伏羲）画八卦，凿破天心胸。

女娲本是伏羲妇，恐天怒。捣炼五色石，引日月之针，五星之缕把天补。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鸦，月里栽桂养虾蟆。”这就把伦常幽默、月宫神话，也交织到炼石补天的神思中了。更杰出的创造，是把炼石补天神话的终点当作新起点的创造。这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把女娲炼石补天时被弃置的一块顽石当作通灵宝石，带到人间走了阅尽繁华与悲凉的一遭，写成了“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天书”与“人书”相融合的精神启示录。由五色石引爆的这些奇正创新，综合创新和跨越式原始创新的丰富思路，应该成为我们书系的向导，引导我们进行根柢扎实，又五彩缤纷的学术探索，或如宋朝一位隐居黄山的诗人所云：“我有五色线，补袞袞可新；我有五色石，补天天可春。”（汪莘，《野趣亭》）

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世界视野空前开阔，创新欲望空前旺盛，学理思维空前活跃。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思想学术文化已经以其无比丰厚的成绩走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但我们也迎接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扑面而来的机遇中的严峻挑战。高科技对文学生存方式的强势介入，市场机制对文学生产的批量性推动，消费时尚对文学潮流的极端吸引，以及网络、图像参与其间的新媒体文学表达形态，包括林林总总的电视文学、摄影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图说文学等形态的火爆滋生，令人深刻地感受到今日之文学已远非昔日之文学了。对于原有的文学格局、形态和秩序而言，这里所面临的泛化性的消解和创新的包容的挑战，严峻地考验着当今学术界的学理担当能力。如果说在某些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一些与女娲神话类似的“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的危机，大概也不应被看作是危言耸听吧。那么，又从哪里找到补苍天的五色石，立四极的鳌足和止淫水的芦灰呢？若能够由此写出女娲炼石补天的新篇，也是本书系不胜翘首企盼的。

令人满怀信心的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百摧不磨，往往在艰难的挑战中出现超强度的爆发，在爆发中显示了坚毅的魄力和深厚的文化元气。浩瀚雄厚的多地域多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现实文化实践，成为它

层出不穷地为人类提供文化经验和创新智慧的不竭源泉。且不说旷世莫比的少数民族神话，即便中原神话虽未衍化为长篇英雄传奇，却散落为遍地开花的民俗奇观。五色石在历朝志怪和许多地理志中，屡有记载，女娲庙在甘肃秦州有，湖北房州也有。女娲抟土造人处据传在汉武帝《秋风辞》吟咏的汾阴，女娲墓则在九曲黄河最大的弯曲处古潼关附近的风陵渡，因为女娲风姓，风陵也就成了娲皇陵了。中华民族是把自己的母亲河和这位创世女神连在一起的。五色石散落之处有广东产端砚的山溪，《元丰九域志》云：“端溪山有五色石，上多香草，俗谓之香山。”明代诗人说：“女娲炼馀五色石，藏在端溪成紫霞。天遣六丁神琢砚，梦中一笔夜生花。”（张昱，《题端古堂》）既然五色石散落岭南，那么炼石的灶口在哪里？在太行山。明人陆深《河汾燕闲录》说：“石炭即煤也……（山西）平定所产尤胜，坚黑而光，极有火力。史称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今其遗灶在平定之东浮山。予谓此即后世烧煤之始。”五色石通过创世女神之手，成为一种天地交泰的文化生命结晶，它一头联结着赋予人类生存以温暖的“坚黑而光”的能源，另一头联结着文化创造的“梦笔生花”的灵性。在如此浩瀚无垠的天地、人类、历史、文化空间进行新世纪的文学学术创造，尽管阅尽风云变幻的价值重建、形式变换和文学边界模糊，但我们的民族也有足够的底气、智慧和能力，在文学研究中注入充满活力的人类审美本性的精髓，从中焕发出现代大国思想文化的独立品格和创新气象。

明诗有云：“五色石堪炼，吾将师女娲。”（周瑛，《至广德作东园书室》）是我们全面、系统、深入地调动浩如烟海的文化资源和创新智慧，拓展新视野，提出新命题，给出新阐释，师法女娲炼石补天的原始创新行为，炼造出一个东方现代大国的思想学术的五色石的时候了。

杨义

2008年6月1日

目 录

导言	(1)
第一节 研究综述	(1)
第二节 本书的论题与思路	(11)
 第一章 解释悲剧的五种根源	(17)
第一节 悲剧与生存的意义关联	(17)
第二节 命运与悲剧	(21)
第三节 原罪与悲剧	(24)
第四节 理性与悲剧	(28)
第五节 意志与悲剧	(33)
第六节 荒诞与悲剧	(36)
第七节 小结:诗性生存的人思路标	(39)
 第二章 日常生存:梦幻与痛苦	(42)
第一节 生存与梦幻:作为表象的世界	(43)
第二节 生存与痛苦:作为意志的世界	(50)
第三节 个体化原理的几种表现形式	(56)
 第三章 艺术生存与审美救世	(65)

第一节	感觉:我们与世界遭遇	(66)
第二节	美:作为理念的世界	(72)
第三节	审美静观:生命意志的解脱	(76)
第四节	悲剧艺术:理念世界的完整观照	(83)
第五节	禁欲与同情:生命的形而上学	(88)
第六节	小结:从生存到艺术	(97)
第四章	生存与艺术	(109)
第一节	艺术生存论	(110)
第二节	艺术形而上学与悲剧的诞生	(119)
第三节	权力意志和艺术生理学	(134)
第五章	意志和假象中的真理和艺术	(146)
第一节	真理和虚构	(146)
第二节	真理和虚无	(154)
第三节	“天才”与“超人”	(165)
第四节	悲剧艺术与“生命的兴奋剂”	(178)
第五节	小结:从艺术到生存	(187)
第六章	价值重估的悲剧性尝试	(195)
第一节	希腊悲剧与形而上学	(196)
第二节	权力意志与基督教道德	(206)
第三节	艺术生存论与卢梭的自然	(219)
第四节	艺术形而上学与黑格尔的理念	(233)
第五节	虚无深渊与现代派的荒诞	(243)
第六节	小结:诗性生存的可能性	(248)

第七章 价值重估的困惑和启示 (255)

 第一节 价值重估的困惑 (255)

 第二节 价值重估的启示 (268)

参考文献 (279)

后记 (285)

人名与术语索引 (288)

导 言

第一节 研究综述

叔本华与尼采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其相关研究也蔚为大观。百年来的研究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借用他们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第二种是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整体介绍或专题研究；第三种是对他们进行比较研究。总体说来，第一种研究着重于运用，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第二种研究最为深入，影响也最为广泛，比如国外重要的思想家雅斯贝斯、海德格尔、德勒兹和考夫曼等人，国内学者如陈铨、陈鼓应（中国台湾）、周国平、杨恒达和刘昌元（中国香港）等人的研究。第三种研究交织在前述两种研究之中，比较而言，则显得较为薄弱和不够深入，相关的认识仍局限在某些固定的结论中。有鉴于此，我们把本书的论题确定为：叔本华与尼采悲剧思想比较研究。

在叔本华与尼采的比较研究中，他们的思想关联是一个难以厘清的问题。说到底，他们之间究竟是“同”还是“异”，一直都缺乏令人信服的答案。在20世纪众多思想家的观点中，认定其不同的大有人在，肯定其相同的也不乏其人。例如，海德格尔与德勒兹就明确地认定了叔本华与尼采

之间的断裂关系，并以此为前提来展开尼采的思想研究。这种断裂关系在西美尔的演讲中有鲜明的表述，他认为：

正如叔本华只承认一个惟一的、绝对的价值那样：否定生命。尼采也同样只承认一个价值：生命。对前者而言，一切被认可的其他独立价值：美与神圣，形而上学的深刻与道德，都仅仅是以否定生命为最终目标的手段；而这一切以及所有其他好处和完善，对于尼采来说，则是肯定和提升生命的手段。^①

显然，各种强调其断裂关系的观点都可以归结到西美尔的上述表达中来，这种认识在尼采本人的说法中也得到明确的印证，因为尼采在《权力意志》的写作提纲中就明确表明：“酒神精神是成为神一般的人的一条新路，我从一开始就有别于叔本华。”^②但是，相反的观点同样存在，例如，托马斯·曼就认为：

尼采毕生著作体现出彻底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尼采始终是叔本华的弟子，即使在他否定了这位大师以后很久依然如此。尼采步叔本华后尘，终其一生，实际上只是变化、扩展和铸就了一个无处不在的思想。^③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关于叔本华与尼采思想关系的问题似乎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上述认识差异同样存在于我国研究界。就国内研究状况来说，叔本华与尼采的比较研究显然是从王国维开始的。王国维强调“尼采之学说全本

① [德] 西美尔：《西美尔文集：叔本华与尼采——一组演讲》，莫光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② [德] 尼采：《权力意志》，贺骥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③ [德] 托马斯·曼：《从我们的体验看尼采哲学》，刘小枫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320页。

于叔氏”，认为“尼采之说，乃彻头彻尾发展其美学上之见解，而应用之于伦理学”。^① 对于他们之间的本质相同点，王国维的论述极为形象，他明确指出：

譬之一树，叔本华之说，其根柢之盘错于地下，而尼采之说，则其枝叶之干青云直上者。尼采之说，如太华三峰，高与天际，而叔本华之说，则其山麓之花冈石也；其所趋虽殊，而性质则一。^②

显然，上述观点是我国学术界对叔本华与尼采思想关系的第一次明确表述。王国维强调叔本华与尼采的思想“所趋虽殊，而性质则一”，这个结论是慧眼独到的。但是，王国维同时也明显低估了尼采思想与叔本华思想的区别之处，并且认为尼采的运思根本没有能够超出叔本华的影响，这个结论就值得商榷了。王国维虽然当之无愧是国内尼采研究的第一人，但他对尼采的研究远远没有像研究叔本华那样深入，因此，相关的比较就容易流入简单的肯定与否定之中。

20 世纪 40 年代名盛一时的“战国策派”对唯意志论思想有很深的研究。与王国维偏重于研究叔本华不同，“战国策派”偏重于研究尼采。关于叔本华与尼采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所得结论与王国维的认识刚好相反。在《从叔本华到尼采》一书中，陈铨认为：

叔本华是消极的，尼采是积极的，叔本华对人生是否定的，尼采对人生是肯定的；但是尼采起初是最崇拜叔本华的人，没有一个哲学家对尼采，有叔本华那样大的影响，尼采第一时期的思想，差不多完全受叔本华的支配。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尼采渐渐感到叔本华的悲

^① 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姚淦铭等编《王国维文集》第 3 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44 页。

^② 同上书，第 355 页。

观主义，不是人生的真理，最后他毅然走到极端相反的一面。^①

值得指出的是，该书对尼采思想的关键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与阐述，是理解唯意志论思想的重要参考著作。但是，把叔本华与尼采完全对立起来，则可能造成认识上的偏颇。该书没有深入展开悲剧思想的比较研究，这显然也是一个缺陷。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陈铨以“悲观主义”作为一个现成的前提来论述叔本华的思想，这很容易使相关结论建立在标签性的认识基础之上。事实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这个现成的结论。

最早从美学的角度对叔本华与尼采的悲剧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是朱光潜，具体的论述详见于《悲剧心理学》一书。虽然此书的英文版于1933年即由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但整整过了50年，时间已经迈进了20世纪80年代初，该书才出版了中译本，据此，我们把朱光潜列于陈铨之后来讨论。

在该书的第八章中，朱光潜以“对悲剧的悲观解释”为题比较了叔本华与尼采的悲剧思想。有趣的是，朱光潜的结论与王国维的观点极为相似。他指出：

叔本华把作为意志的世界与作为表象的世界相对立。意志的世界受个性化原则的支配，所以必然产生冲突和苦难。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逃避意志所固有的痛苦，那就是逃到表象的世界中去。现实的创伤要靠外表的美来医治。这就是叔本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的基本思想。尼采几乎全盘接受了这个思想，只不过给他穿上了一件奇异华丽的外衣。酒神精神不是意志是什么？日神精神不是表象又是什么？对叔本华来说，痛苦和万恶之源都在意志，对尼采来说也是这样。叔本华认为不仅要经验人生，而且要静观人生；尼采用审美解释

^① 陈铨：《从叔本华到尼采》，郜元宝编《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87页。

来代替对人生的道德解释，用意也正是如此。在叔本华看来，音乐是无须观念和形象直接模写意志，诗和造形艺术模写意志却是把意志加以客观化的表象，即现实的外貌。尼采也接受了这一区别，只是补充说，音乐产生形象，而诗，包括悲剧，则是转化为形象的音乐，或用他自己的那种象征式的语言来说，是与日神精神相调和了的酒神精神。^①

甚至，就尼采的悲剧思想所体现出来的对叔本华思想的反叛精神，朱光潜都认为这并不是尼采本人的独创，一再强调它“实际上却是发展叔本华对个性化原则的攻击得来的，它最终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关于取消片面伦理力量而恢复宇宙和谐的思想。”^②显然，朱光潜并不同意对叔本华与尼采进行严格的划分。

对朱光潜的上述看法，必须指出，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朱光潜早年对悲剧的心理学解释是立足于经验论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他曾经坚信经验论的视角能完全地解释悲剧理论中的许多问题。他指出，像黑格尔、叔本华与尼采这样从各自的哲学观点来解释悲剧的做法，都未能清楚地解释悲剧欣赏中的基本问题；相反，他们却一再把简单的经验事实弄得纷纭复杂。朱光潜明言：“哲学家谈悲剧总是不那么在行。在悲剧问题上去求教哲学家往往是越说越糊涂。”^③可是，朱光潜没能注意到，以经验论为基点来观照悲剧问题，同样有明显的偏颇之处。因为以审美经验为依据来规定悲剧的本质，这只是一种近代现象。甚至，就悲剧精神与生存基础之间的意义关联来说，经验论的解释显然难以穷尽它的内涵。但是，这些问题都未能进入朱光潜的理论视野。正是因为对现代心理学的确信，让朱光潜在早年对任何从哲学视角出发来解释悲剧的做法都抱怀疑态度。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例举了许多具体例子来反驳尼采的悲

①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60页。

② 同上书，第361页。

③ 同上书，第344页。

剧思想之后，朱光潜认定：“《悲剧的诞生》尽管有许多前后矛盾的地方，但毕竟是成功的，也许是出自哲学家笔下论悲剧的最好的一部著作。”^①对尼采悲剧思想的评价在此虽然用了“最好”一词，但总体调子并不具有多少认同色彩，这是了然的事实。

其次，朱光潜在尝试性的论述中，把尼采的酒神精神最终约简为黑格尔绝对理念的宇宙和谐思想，这同样存在明显的问题。除开各方面不同的情况不说，单是尼采与黑格尔两人展开言述的话语空间而言，他们之间的不同就是无法约简的，因为黑格尔言说的目标是“精神”，但尼采言说的目标却是“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朱光潜对尼采的看法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一再强调自己的思想根源不是克罗齐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酒神精神。可是，在晚期的所有重要论著中，他没有来得及续接和深化这个有趣的话题，这显然是憾事。

或许因为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没有辟专章来比较研究叔本华与尼采的美学思想，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个论题一再地激发着人们的讨论热情。汝信在1985年发表了《论尼采悲剧理论的起源》一文，再一次延续了这个问题的讨论。汝信认为，人们说《悲剧的诞生》的主要思想来自叔本华，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他指出：

尼采所鼓吹的阿波罗精神和达奥尼苏斯精神的对立，固然是受到叔本华关于意志和表象的对立的思想的启示，但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中却完全找不到相似的说法。此外，尼采的悲剧理论的一些最重要的论点，如关于悲剧起源的解释，关于悲剧中合唱队的作用的看法，关于悲剧的死亡以及悲剧性与苏格拉底的对立等等的说法，都显然和叔本华没有多大的关系……悲剧虽然揭示生活的阴暗和令人痛苦的一面，但是并不像叔本华所说的那样导致对生活的否定，导致悲观主

^①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页。

义。……尼采的看法不仅是对悲剧的一种完全不同于叔本华的解释，而且也是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的根本否定。^①

关于叔本华与尼采的思想关系问题，汝信的上述观点一直未变。在十多年后，上述认识还出现在他为金惠敏的著作《意志与超越》所写的序言中。^②对汝信而言，叔本华与尼采的思想无疑是相互对立的，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点。总之，他的认识与朱光潜刚好构成鲜明的对立。

毫无疑问，汝信的上述观点对人们清晰地把握尼采的美学思想有很大帮助，但是，这种看法仍然停留在叔本华的“否定人生”论与尼采的“肯定人生”论这种传统的认识框架中，视角与思路的相对陈旧必然导致了分析结论的相对重复。此外，由于力求要标明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叔本华与尼采的一些内在共同之处显然便被忽略了。

从总体情况看，尼采研究一直都是热点，叔本华研究则冷落得多。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反差尤为明显。在80年代中，尼采研究虽然以介绍为主，但局面精彩纷呈。在大陆出版的影响较大的研究专著主要有陈鼓应的《悲剧哲学家尼采》与《尼采新论》，还有杨恒达的《尼采美学思想》等。但是，在译介与研究尼采思想方面取得显著成果的无疑是周国平。由他选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在传播尼采的美学思想方面起了极大的普及作用；他所撰写的《尼采与形而上学》及《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尼采研究首见的成书著作，在国内的尼采研究界具有重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与别人习惯于从“超人”的角度来研究尼采思想的做法不同，周国平从悲剧精神的角度进入尼采的思想。因此，在论述尼采思想的时候，时见周国平对尼采悲剧精神的独到理解。《从酒神精神到权力意志——尼采艺术哲学初探》与《生命的

^① 汝信：《论尼采悲剧理论的起源》，郇元宝编《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80—582页。

^② 汝信：《〈意志与超越〉序言》，金惠敏：《意志与超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苦恼和创造的欢欣——兼谈尼采的酒神精神》等文章对尼采的悲剧思想作出了详细的介绍与梳理，在尼采研究界具有重要影响。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尼采研究进入了专题性领域。据相关检索结果来看，1989—2006 年，国内专门研究尼采的博士论文就有 14 篇，^① 其中，从批评理论的角度展开研究的主要有陈君华的《深渊与巅峰》、汪顺宁的《醉的泛音乐化：论尼采的艺术与权力意志》、陈奇佳的《尼采的艺术形而上学研究》等。比起 80 年代的介绍研究来说，90 年代的专题研究无疑更为深刻地切入了尼采思想的方方面面。值得一提的是吴增定的《尼采与柏拉图主义》一书，与西方思想家一直把尼采置于柏拉图主义的思想传统中来研究的看法不同，该书论述了尼采思想如何层层深入地反对柏拉图主义，认为尼采的思想是鲜明地反柏拉图主义的，这种论述角度显然极富启发性和挑战性。此外，在后形而上学的视野中来考察尼采思想，在生存论的范围内把尼采与海德格尔及福柯等人进行比较研究，这是尼采研究的一条新路子，国内在这方面较有影响的著作有余虹的新著《艺术与归家》等。与此同时，国外思想家对尼采的经典解读也随之被译成中文，在世纪之交全面进入大陆的学术界和思想界。

显然，尼采研究的不断深入让人们意识到，学界对叔本华的研究仍然是非常薄弱的。据相关检索结果来看，1994—2003 年，大陆内对叔本华进行专题研究的博士论文共有四篇，^② 其中，成书出版的共三部，它们分别是王攸欣的《选择、接受与疏离》、金惠敏的《意志与超越》和黄文前的《意志及其解脱之路》。

金惠敏的《意志与超越》是大陆学界叔本华专题研究的首见成书专著。据作者陈述，该书原计划写成一部包括尼采研究在内的“意志主义美学史”，但完成了叔本华部分之后，关于尼采的研究至今未见下文，这未免是个缺憾。此外，该书以“意志与超越”为名来概括叔本华的思想，这似乎也有可商榷之处。因为“超越”（transcend）一词在西方的理性主义

① 按：此为国图检索数据，截止时间为 2007 年 3 月。

② 同上。